

南

史

一  
二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李延壽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

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  
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  
髀拍張甚為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  
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  
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關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  
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  
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見烏漦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更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擔必不相負劫帥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擔還神  
十牛今不得違擔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  
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  
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  
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  
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



於殿內伺機及楊王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壁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表衆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闕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

順帝欲避上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  
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  
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  
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  
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  
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刺  
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夫人二年魏  
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以其功  
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  
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  
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  
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枰歎曰吳興昔無此枰是我  
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  
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  
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  
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  
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  
翼之子妻路氏酷暴殺婢騰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鎰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負外

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  
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  
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  
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兩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  
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兩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

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齊仗五  
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間計於梁  
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威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  
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  
頻銜使上偶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  
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悽懷曲歌曰常歎負情  
懷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末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環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執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矍金  
矍謂燭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貢將軍徐徽以  
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微馳  
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  
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  
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閑丁與懷曰官祇應作  
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主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

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  
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  
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率實甲萬人過  
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  
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簦荷



鋪隨逐之千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與  
盛山陽二柴壽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  
再上不得上與盛軍容表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  
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  
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  
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  
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夫監元年其故吏夏  
侯璽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  
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  
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  
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  
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  
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  
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

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  
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  
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  
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  
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  
牛麗服飾富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  
江瞿曇白臯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

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三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  
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  
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  
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臺軍緣道奔  
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  
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  
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  
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  
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

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  
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  
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  
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採石大破  
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  
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  
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  
涌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  
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

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竄棺  
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  
州刺史袁凱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  
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僕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  
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  
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  
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  
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  
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



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

兵所寄敬兒馬鎧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  
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  
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  
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  
江父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  
唳謂是呼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  
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  
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  
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  
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

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杜樹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杜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謡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

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  
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  
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閤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  
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sub>是</sub>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  
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  
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  
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  
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  
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  
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  
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  
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  
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  
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

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貲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  
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  
密啓述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  
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  
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  
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  
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  
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  
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

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  
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  
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  
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  
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  
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  
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  
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  
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



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  
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  
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  
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  
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  
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橙沈佚等謂寶玄曰崔  
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脅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  
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  
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  
水陸衆軍慧景得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

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  
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  
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  
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  
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  
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  
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  
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  
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  
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

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  
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  
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  
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  
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  
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  
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  
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  
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  
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

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監中櫓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  
便馬趙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  
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  
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  
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  
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  
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  
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  
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  
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

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丹況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惑邪孽跡涉覬覦其至殲

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乱濟乱能無及乎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李

延壽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



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檮捕官賭  
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  
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  
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  
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  
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  
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  
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

郡事時蒼梧縱霍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  
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  
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  
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  
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  
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  
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  
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  
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潛大號自云垂手過膝  
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

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楊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  
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  
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  
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夜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  
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  
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  
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  
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  
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

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  
度支尚書衛廣青異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  
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  
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充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  
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  
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  
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  
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收之事  
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

南史列傳三十一  
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縫入城黎登城西南門列  
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瓊驍勇  
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  
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  
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黎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  
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  
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  
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  
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

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  
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  
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  
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  
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  
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  
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  
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

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負外  
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  
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  
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廬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  
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  
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  
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充州部曲  
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  
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併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  
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

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  
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  
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  
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  
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槃關豹  
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  
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  
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  
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官亭湖為賊



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  
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  
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  
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閣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  
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  
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  
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夾轂  
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  
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  
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

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楮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為貴戚追叙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其慙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

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脫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

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  
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  
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  
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  
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  
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  
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  
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  
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  
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志其惠

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  
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  
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  
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三  
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  
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  
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劭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  
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  
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

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  
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  
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  
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  
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  
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  
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  
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

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  
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  
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  
邳城還除給事中穴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  
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  
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  
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為之備帝  
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  
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  
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

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  
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  
平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  
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  
將軍上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  
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野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  
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  
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  
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為穴從僕射隨



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即位進  
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  
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  
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  
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  
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卅子便  
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塋卅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  
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  
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飭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號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父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

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為有司所  
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  
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堯叅盤龍曰此貂蟬從堯叅中  
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  
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  
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  
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  
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

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脅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園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湛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

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力厲目切齒明帝  
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  
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旣盛而合肥戍又阻  
兵為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  
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  
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  
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劭前謂肅  
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

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  
廣之亦雅相推慕勛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  
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  
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  
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  
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  
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  
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  
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  
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

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

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郝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



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潯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荅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

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楊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虔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兖州權為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

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于魏乃於益州西置  
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  
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  
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  
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  
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  
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  
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  
遷信武將軍征西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  
卒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北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象  
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  
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  
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豈徒然蓋亦驗人  
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  
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  
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翼其何爽  
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李

延壽

荀伯玉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悛

胡諧之

范拍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

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儼造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復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王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謂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荅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

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  
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  
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  
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恭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  
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  
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  
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  
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効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  
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  
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



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  
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  
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舳坐胡牀  
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  
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  
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  
王兄弟竝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  
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  
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  
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

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  
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  
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  
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提華蓋  
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  
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  
酒竝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  
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

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  
前又俯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  
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  
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  
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  
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  
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  
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  
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  
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

但不得父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  
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誼  
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  
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  
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  
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  
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  
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高帝曰

誠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  
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臠既  
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臠吳食  
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鱸羹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  
里萐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萐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  
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  
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  
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  
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  
氏厚恩後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

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  
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  
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閔存故  
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  
爲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  
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  
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  
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衾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  
畜伎荅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荅畏解故不畜

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  
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  
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  
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  
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  
律有家子孫竝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  
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  
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  
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

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荅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倭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



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  
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  
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餒有流亡之弊元  
祖乃上書謂宜豐程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  
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  
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  
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  
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  
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冠軍錄

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  
素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曆宣江楚雲雷壯天山繇武  
直髮指素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章上哀鵬鴻思邊馬悲  
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  
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轉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柵松洲而  
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龍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  
絕越之聲歔國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  
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繇繇而方遠  
思裏裏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  
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淝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

聚楚旆兮星懸愁壙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  
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高帝  
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  
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  
帝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旣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  
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  
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  
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  
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

惘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惘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惘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惘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惘曰肴羞有所遺不惘曰何曾食䟽有黃頰臠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惘朱衣乘車圍薄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惘布衣之舊從容謂惘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

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  
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  
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  
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  
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  
梏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  
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  
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  
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  
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

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惇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荅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

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  
江州有幾侍中邪荅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  
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  
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悛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  
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  
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  
栢年云胡諧是何俟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  
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  
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

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  
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  
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  
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  
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  
其善荅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孜  
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路太  
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  
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叅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



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覓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

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  
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眩俗巧  
僞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  
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  
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  
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竝深明政體各獻嘉謀  
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  
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  
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  
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

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号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為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官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貧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

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  
家數年卒其後舅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與投  
皐焚於地曰卿鄉俗惡冥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  
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  
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  
初諸州反休素能無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  
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  
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  
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

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  
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  
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  
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妻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  
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  
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  
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  
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  
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  
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

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  
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

右長史柘姑為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后  
生齊明帝柘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柘  
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  
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  
服柘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  
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柘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  
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鄉幸無泄之

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  
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柘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  
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柘寧朔將軍明帝為宣城王太史  
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柘入帝喜以示柘曰得此  
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柘祖遵以后父贈  
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  
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柘以外戚親要權  
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  
不願遠役投於柘柘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蹟今  
為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為雍

州閭外一以相委。祜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祜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祜弟徽、尉，祜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祜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祜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祜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垂反。」祜曰：「但以見付，必無。」



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  
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竝為帝所委任拓常  
裁折之群小切齒帝失德既彰拓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  
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  
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臠悵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  
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  
同拓議欲立建安王寶慶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  
當鼎命微旨動拓拓弟祀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遙光暄以  
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  
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

伍人多不敢發事竟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  
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  
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首先是直齋表文  
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案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祐祀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  
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  
謂左右曰祐常禁善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祐  
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  
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  
禧早卒有子獻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

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柘等戮眠  
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  
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  
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  
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  
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  
弱當軸居政每事護江柘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  
和帝中興元年贈柘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  
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

無二伯王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  
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桂蘇睹微知著  
自同奔走虞棕筍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竝得攀光日月  
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  
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祐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  
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列傳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李延壽

陸澄

陸慧曉

子陸

兄子開

孫緒

絳弟碩 碩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弟

陸杲

子覃

瓊從父弟瑛 瑛弟瑜 瑜從兄玠 從弟琛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劬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牛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

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  
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  
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  
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  
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  
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  
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  
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賈  
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

士尚書之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  
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荅  
曰江左草創崇禮闕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  
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  
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  
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  
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  
不宜列在帝典儉荅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豈可專據小  
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  
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詁率由舊式凡此諸議竝同雅



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自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  
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  
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  
少便執掌主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  
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  
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  
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  
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十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

南史卷三十一  
三  
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  
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  
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  
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  
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  
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  
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  
高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

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  
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荅詔草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  
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  
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  
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  
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  
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  
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  
融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疑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

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  
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  
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  
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  
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  
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  
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  
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  
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

共叅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仕倅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

作一讓表辭竝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  
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  
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  
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勿爲外祖張岱所異  
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梁天監初爲右軍安  
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  
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譏者殷芸到溉劉苞劉  
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



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  
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  
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璿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  
郎卒次緬有似於倅一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倅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  
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  
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  
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  
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  
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

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  
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  
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  
事卒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  
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  
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  
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  
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  
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

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

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  
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  
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  
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  
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  
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  
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  
謬於玄黃櫛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  
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

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  
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  
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  
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  
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  
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  
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今少謬多則臨淄  
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  
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

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聞  
何獨誣其一合了一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  
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  
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  
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  
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  
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  
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竟也約答曰官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  
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  
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  
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  
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  
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  
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  
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  
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  
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

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  
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  
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  
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  
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脩容  
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  
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  
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勲僧



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歾父閑被誅。歾坐繫尚方。尋有赦。歾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眎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歾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

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著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  
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  
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  
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  
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史先是  
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旒又  
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  
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  
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

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  
章安成等守牢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  
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  
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  
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  
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  
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闕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  
郡人李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  
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  
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

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  
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  
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  
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  
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  
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  
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倓  
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  
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

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弈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鰩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竝有

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書品到澹朱昇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昇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

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  
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  
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  
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詔至德元年除度  
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詔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  
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  
德勅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  
有識鑑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  
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

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  
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  
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  
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  
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  
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  
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  
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  
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  
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第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琰寡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南史列傳三十八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踈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微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爲士庶所愛諫二十三年爲益州刺

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  
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  
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爲尚書殿中  
曹郎拜日八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  
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  
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  
賊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  
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  
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

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適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爲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啓問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

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  
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  
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  
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賢並抄掇區  
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  
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  
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爵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  
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果諒直見稱罩文以

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李延壽

庾杲之

叔父輩

王湛

從叔摘

何憲

孔珪

懷慰子霽  
懷珍從孫訐

杏  
懷珍族弟善明

劉懷珍

子靈指

從父弟  
從子懷慰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



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  
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  
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  
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  
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  
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  
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  
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  
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荅者王儉

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

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  
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  
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  
王澹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  
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澹命華用之華不從澹大怒  
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是  
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澹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  
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  
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  
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

斂樞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革爲西  
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革早歷顯官鄉人樂  
藹有幹用素與革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薨  
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荊州時革爲州別駕  
益忽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勲爲御史中丞革始得  
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  
宣旨誨之革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爲荊州別駕時元  
帝爲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  
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  
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

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  
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  
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爲方伯  
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  
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謏字仲和東海郟人晉少傳雅玄孫也祖慶負外常侍  
父元閉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謏爲迎主  
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  
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謏有學  
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謏屢諫不從請退坐此

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園棊置園棊州邑以建安  
王休仁爲園棊州都大中正謀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  
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  
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  
置穆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  
武帝與謀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  
將軍太子中庶子謀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  
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  
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謀少貧常自  
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謀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揔校  
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  
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  
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  
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  
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  
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爲秣  
陵令清真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  
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  
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

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  
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瀟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  
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  
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  
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  
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湯字世遠會稽  
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  
曹郎屢歲關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湯真所謂儀曹不  
忝厥職也儉爲宰相湯常謀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



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過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過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秦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

餉靈薤白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  
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  
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  
與江淹對掌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  
父山舍仲智妻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  
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  
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  
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  
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  
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

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  
擿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  
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  
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  
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  
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  
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  
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  
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  
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  
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  
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床舁之走  
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  
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  
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  
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  
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

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左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

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  
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  
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  
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  
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  
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  
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  
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  
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  
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

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  
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  
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  
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  
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  
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爲臣吏  
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遷故豈  
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  
齊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卒  
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  
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  
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  
前種葉似薏苡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  
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  
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  
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  
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琰之仕宋為始興  
內史峻生朞月而琰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



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  
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憇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  
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爲  
左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  
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  
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  
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  
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  
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  
其自序云黷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

魯鈺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峻兄孝廉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乃安成王遷荊州引為左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

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  
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  
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  
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  
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  
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  
竝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  
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  
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  
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

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  
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  
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  
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  
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  
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  
兖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  
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

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

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  
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  
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  
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  
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  
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  
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  
無清吏也子霽杳歆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

嘔血家貧與弟杳歆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  
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  
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  
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  
夫人筭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  
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  
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  
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  
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宣惠豫

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



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  
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  
餉昉格酒而作振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  
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  
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  
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  
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  
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  
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  
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

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常昭張晏注竝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卒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絜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

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  
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  
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  
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  
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  
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  
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醢其子  
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  
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

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  
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荅皆  
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  
仕與族弟訐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  
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  
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歆進藥及  
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  
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  
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官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  
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

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華終  
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  
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  
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  
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  
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  
存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盟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  
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  
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為吾人而尚華泰

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  
千錢市成棺單故褻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  
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  
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  
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墳壙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  
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訐之疾歔  
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  
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  
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歔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  
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

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何所  
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實誌  
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  
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  
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  
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  
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簾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  
沐浴簾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  
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  
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簾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

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  
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  
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  
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  
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訐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  
西諮議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  
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  
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



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訐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

之纖纈許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  
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  
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許處之晏  
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  
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  
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  
歛歛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  
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  
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

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勃海以應朝廷而

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爲冀州  
刺史善明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  
明爲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  
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櫟雜果遂獲其利還爲直閣將軍五  
年魏尅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  
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  
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  
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  
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  
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

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邊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

侯同舉此已寵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  
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  
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  
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  
荅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  
廷濟濟鄙吝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祚以善明勲  
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  
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  
封新塗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爲天  
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  
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今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  
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  
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  
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  
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  
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  
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  
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  
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

以諷諫上優詔荅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宣明守宰賞罰  
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荅曰未賞罰以懲守  
宰飾館以待選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  
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傳寡德多闕思復  
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  
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  
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  
問之荅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  
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



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饒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  
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  
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  
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  
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  
所導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

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  
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